

可能容此人傑

由趙秉文跋武元直〈赤壁圖〉談起

■ 張佳傑

在兩宋時期的北方，金代的宮廷與士人是藝術上漢化程度極高的群體。然而，存世的金代書畫作品卻極少，本卷為其中少數書畫作品之一，也是間接經由趙秉文（1159-1232）的書跋與文獻紀錄交叉論證圖名及畫作作者的重要藝術史研究資產。明代著名書論〈書訣〉中，趙秉文被列為金代唯一代表書家，由現今的書法史觀而言，趙秉文也必然是金代晚期書壇代表人物，他的書風書論有什麼特色？而身為負責省試的禮部尚書，作為金朝仕人的天下座師，他又如何發揮影響力？對於我們認識金代甚至金末元初的書法史而言，這件作品如何展現趙秉文及其時代？

趙書赤壁詞的故事

本卷跋首行書題名「追和坡仙赤壁詞韻」，格律為「大江東去」，亦即「念奴嬌」，據元好問（1190-1257）淳祐十一年（1251）在太原見到該卷時作〈題閑閑公赤壁賦〉載明赤壁圖為武元直（活動於十二世紀）所畫，後有商挺（1209-1288）的題詩。這些金末元初士人的題跋在明代李日華（1565-1635）《六研齋筆記》都仍存在，惜現僅存趙秉文跋。（圖1）現存跋

文為：

追和坡仙赤壁詞韻

清光一片，問蒼蒼桂影，其中何物？一葉扁舟波萬頃，四顧粘天無壁。叩枻長歌，姮娥欲下，萬里揮冰雪。京塵千丈，可能容此人傑？回首赤壁磯邊，騎鯨人去，幾度山花發？澹澹長空今古夢，只有歸鴻明滅。我欲乘雲，從公歸去，散此麒麟髮。三山安在，玉簫吹斷明月。



圖1 金 武元直 赤壁圖 卷 趙秉文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正大五年重九前一日 書於玉堂之署

秉文

款書中「玉堂之署」乃指翰林院，正大五年（1228）趙秉文復起任為禮部尚書，兼任翰林侍講。此〈和坡仙赤壁詞韻〉未收入趙秉文《滏水集》，以正大元年（1224）楊雲翼〈滏水集引〉推論，此詞應作於正大元年後至正大五年書寫此卷前，於翰林院中觀畫後所書。「騎鯨人」引李白醉騎鯨魚，溺於潯陽的典故，「三山」指海外仙山，通篇抒發懷古情懷。¹此時的金朝正擠身於強元鐵蹄與南宋之間，仿處三國赤壁夾峙，而欲挽國力消退之勢。上闕問，「京塵千丈，可能容此人傑」？下闕嘆，「三山安在？玉蕭吹斷明月」。

趙秉文的生平

趙秉文，字周臣，號閑閑老人，磁州釜陽人（今河北磁縣），歷世宗、顯宗（追尊）、章宗、衛紹王、宣宗、哀宗五朝，見證了金代（1122-1234）中晚期的政治興衰，並為當時中國北方詩書藝的代表人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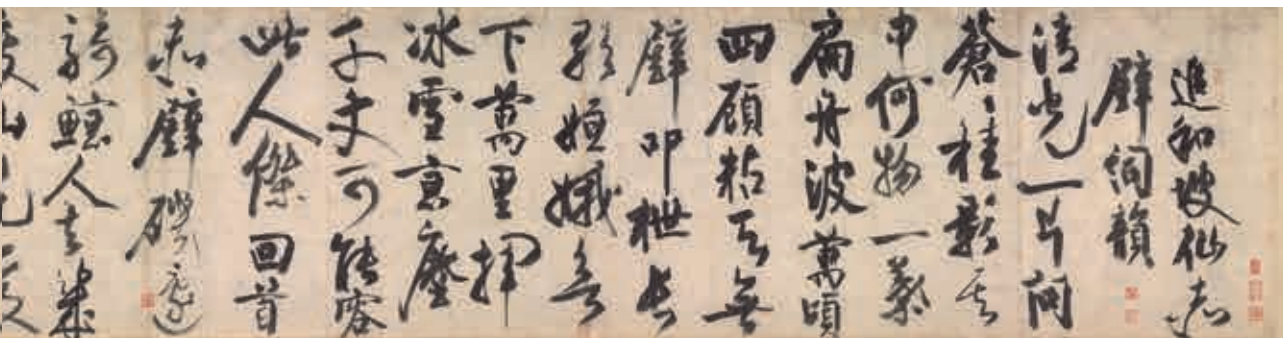
趙秉文的故鄉磁縣，位於今河北省南部，處宋代攻打金代中都（即北平）的重要戰略要道。岳飛（1103-1142）曾於宣和四年至靖康元年間數次率軍往來。《滿江紅》一詞中「踏破

賀蘭山缺」，即指此處。

趙秉文於大定二十五年（1185）登進士。金章宗時，因上書一事，致使王庭筠等師友下獄，而遭詬病，外放至遼寧陝西等地，章宗曾言「聞



圖2 金 趙秉文 圭峰法語碑 石位在山西平定 取自黃璋中，〈金代趙秉文的書法與書學〉，《中華書道》77期，2012年8月，頁41。





金武元直〈赤壁圖〉

其人有才藻，工書翰」（見《金史》〈趙秉文列傳〉）而使其復任翰林學士。他重回官場中央，應當是在大安初年，因用兵之才而得衛紹王青眼，任兵部郎中，又於寧邊州（內蒙）、平定州（山西）治地出色。宣宗貞祐年間，轉任禮部。²

金代的官制主設尙書令，下設左右丞相與六部，然而隨著元軍入侵，官吏調動頻繁。趙秉文在宣宗貞祐年間上書「請為朝廷守殘破一州」，可見其非同一般文人之志。

不以有意而自脫之古人

元好問《歸潛志》載：「公幼年詩與書皆法子端（王庭筠），後更學太白、東坡，字兼古今諸家學。及晚年，書大進」。趙秉文中年書風可由六十二歲興定庚辰七月（1220）所作之趙霖〈昭陵六駿圖〉卷跋文略見，畫上的題贊或當年代更早，明顯突出其早年由王庭筠承襲北宋米芾（1051-1107）書風的特徵。

更早的書跡則見於傳世石碑，如大安二年（1210）《圭峰法語刻石》（圖2）、貞祐四年（1216）《李演碑》，這些碑刻都是以顏體楷書為基底。顏真卿（709-785）書風在金代中後期蔚為風尚，³



在楷書碑刻上，趙秉文可作為代表。

本卷行書是他傳世最晚的墨跡，共三十行，每行三到五字不等，通篇用筆粗放、氣勢過人，轉折銜接處筆意縱橫，尤為可貴。細品之，起首「追」之捺筆，筆墨滑慢，「仙」之逆鋒起筆之法，則通篇少見。起筆多用切筆藏鋒，線條遒勁而入紙飛快，較之其趙霖〈昭陵六駿圖〉卷跋文（圖3），起首筆速略慢，入筆處偶有逆鋒，較米法更增山谷筆意，後則迅捷順暢，雖少頓挫，然線條厚實，折筆提斷再行，頗有顏楷之趣，更得方圓並用之妙，筆法結字皆不見王庭筠溫潤的風格，而在方圓間以一種暢快舒

豪的大氣，表現出特殊的文人氣質。較之趙霖〈昭陵六駿圖〉卷跋文，筆速更加迅捷，而空間分割更不受字形影響，可見晚年功力。

他在《滏水集·答李天英書》中自述：學書當師三代金石、鍾、王、歐、虞、顏、柳盡得諸人所長，然後卓然自成一家。非有意于專師古人也，亦非有意于專擯古人也。自書契以來，未有擯古人而獨立者。……昔人謂之法書，豈是率意而為之也。又須真積力久，自楷法中來。前人所謂未有未能坐而能走者。飛動乃吾輩胸中之妙，非所學也。若市人能積



圖3 金 趙霖 昭陵六駿圖 趙秉文跋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·4·宋遼金》，北京：北京故宮博物院，2008，頁276。

學而不能飛動，吾輩能飛動而不能積學，
皆一偏之弊耳。

這段文字闡明了趙秉文的學書理論，他首先點明了學書的榜樣對象，而又說自成一派並不是專師古人，也並非刻意屏棄古人，乃是在厚積而薄發的狀態下，自發胸臆，而飛動靈妙。

除了晉唐行楷之外，他還特別強調「三代金石」。趙秉文的理論中，未特意提出隸書，是頗為有趣的事情。北宋歐陽修（1007-1072）《集古錄》以及呂大臨（1044-1091）《考古圖》

的影響下，商周吉金的復古潮流在北宋風行一時。「三代金石」所指除吉金文字外，恐或只有秦代諸篆文可稱石。然而金代黨懷英（1134-1211）也是篆隸名家，趙秉文稱其「八分自篆籀中來」，或許時人對篆隸金石的概念與現今的系統分別頗有差距亦未可知？有宋一代留下的隸書書跡甚少，趙秉文在正大五年出土的《韓仁銘》刻跋上所留下的書風筆法（圖4）楷書意味濃厚，並不成熟。由趙秉文留下的傳世墨跡，我們可推斷其書風受北宋書跡書學影響較深，



對隸書並無深刻工夫。上追晉唐，其所推崇的積師於古人兼而自得毫端飛動之說，正指的是宋代尚意書風之基石。

今學者對趙秉文的「書如其人」論點，略有歧異。⁴《滄水集》中〈題楊少師侍御帖後〉：「楊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，此與魯公距安山，斥李希烈何異。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，猶有承平純正氣象。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位帖筆法，論書當論其人，工拙不足論也，況其工如是耶」。其中論書當論人品一句，正承接北

宋歐陽修「愛其書者兼取其為人」的論點。

然而為元好問《元遺山集》中〈跋松庵馮丈書〉所引趙秉文：「閒閒公有言：以人品取字畫，其失自歐公始」。則言人品書品並無必然之關係。

何以有此巨大差異？或許可由《元遺山集》〈跋松庵馮丈書〉中元好問語得見端倪，其前後全文為：

士大夫有天下重名、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。閒閒公有言：以人品取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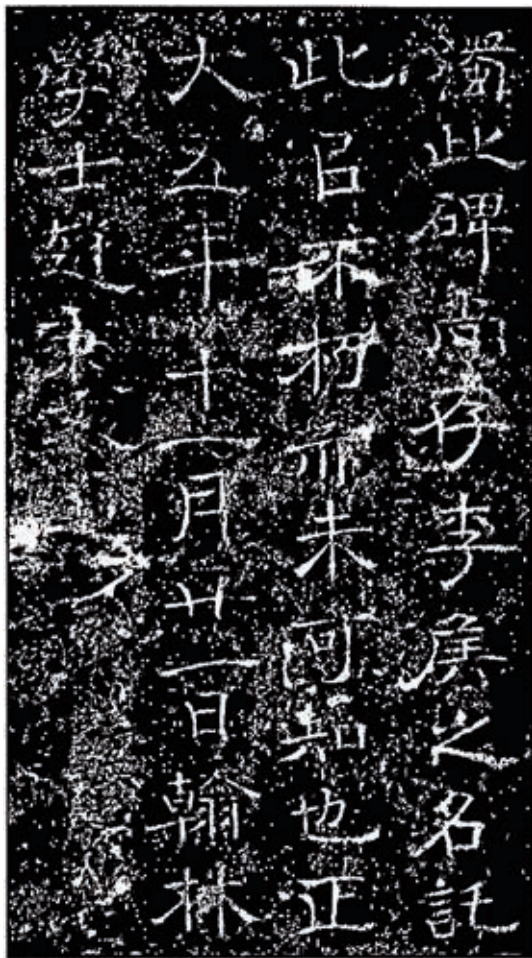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金 趙秉文 韓仁銘碑原石刻跋（隸書） 石現於鄭州滎陽市文物保管所藏 取自黃璋中，《金代趙秉文的書法與書學》，頁43。
韓仁銘為東漢熹平四年刻石（175），於金正大五年滎陽令李輔之發現，清康熙年間曾一度遺佚。

畫，其失自歐公始。如吾松庵丈，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，以人品取之，歐公之言亦不為過。必有能辨之者。

元好問此跋文先評天下名士之名聲與字格多有不稱副，而後稱讚馮璧（字松庵，1162-1240）字畫不減古人，其書與人相稱，是符歐陽修之論點者，對於歐陽修的書如其人論點，評書者當細辨之。有趣的是，元好問並不直接稱讚馮松庵字追古人，書如人品，而是先批評士人人

字不符，如其師趙秉文之言也。

對於後世而言，歐陽修「字當如其人」的論點以及〈題楊少師侍御帖後〉所的評書，其標準不乏政治上的史觀基準，故較之晉代二王鍾張純粹的書道技法而言，在北宋興起的「書如其人」理論中，唐代顏真卿在安史之亂中展現的人格風骨更為其典範，這種以人取書的思想到了蘇軾（1037-1101）再更將之發揚為「世之小人，書字雖工，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之態，不知人情隨想而見，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，抑真爾也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，則其人可知矣」。⁵如此以人為本的書藝理論，也是北宋各類尚意書風的萌芽基礎。

然而正猶如碑帖學之發展，書學書風的傳承卻因時代而成長，對藝文品評的標準或也因時地人物不同。

相較於宋初諸家的書學與政治生涯，趙秉文長期身處金代京城文人中心，官場漩渦中幾度起伏，作為常年執掌科舉的禮部宿儒，對於人與字的接觸，除了由前人時間軸上的承傳，且不論所閱之卷，執弟子禮者更是無數，所見人字百般，所見人書之多樣，或不得高談得罪，只得以此論之失哂諷之。

趙秉文曾在貞祐年間的省試，點取了文風較為特立的頭名招致士潮獲罪，或許因此在傳世的《滄水集》中，也選取了較傳統的書論，而對書如其人之失，僅僅告誡親近的弟子友人。他曾取笑雷淵（字希元，1184-1231）「希顏堂堂如此，而寫如此字」，也是一種對書如其人（或人如其書）論點的間接否定。〈跋松庵馮丈書〉中趙秉文論點對時人人書不符所發出的感嘆，不但是十二世紀初中國北方的書法藝術批評，更是「當代書法藝術理論」的反思，也隱晦指向了尚意書風即將駛向終點的時刻。

趙秉文與金末士人文化圈

趙秉文爲章宗朝進士，與金代藝術高峰的文士頗有接觸，尤與王庭筠往來密切，承安元年（1196）因上書一案，累王庭筠杖六十，並削職，讓趙秉文在史書上留下汙點，該案距趙秉文入翰林已十一年，因此趙秉文接觸並受王庭筠書風影響，應在這段時間，也就是在其三十至四十歲年間。黨懷英此時應當也在朝中，趙秉文在〈中大夫翰林學士承旨文獻黨公神道碑〉讚其與趙沔（活動於章宗朝）、王庭筠「具以詩翰名世」，而尤以黨懷英爲三者之首。趙讚黨書「八分自篆籀中來，故公書上軌鍾蔡，其下不論也。小楷如虞褚，亦當爲中朝第一。書法以魯公爲正，柳誠懸以下不論也，古人名一藝，公獨兼之，亦可謂全矣」。而黨懷英與趙沔又被時人合稱「黨趙」，趙秉文評其書「沔之正書體兼顏、蘇，行草備諸家體，其超放又似楊凝式，當處蘇、黃伯仲間」。

然而，金代晚期，趙秉文可謂藝壇首領。元好問言趙秉文晚年書大進，又「以其名重也，人多求之，公甚以爲苦」，在禮部之時，除自書外，更煩於交際，在禮部廳壁上掛榜：「當職系三品官，爲人書扇面失體，請諸人知」。又曾在家宅門前自書：「老漢不寫字」，極爲可愛。然而所寫書作，只予心之所喜者。如遇雷淵等晚輩之屬，趙秉文則嘗被哄拱而難以拒之，並爲其作書或鑑跋。元好問在《歸潛志》記載了晚年與雷淵等晚輩在京中的互動。

雷希顏得其書最多，凡有求，未嘗拒。蓋公頗憚雷，且雷善求其書。時或邀公食後，出古人墨跡使觀之，又出佳研、精紙、名墨在前；或飲以一二杯，待公有書興，引紙落筆，俄頃數幅。雷旁觀，輒稱嘆，凡一點一畫，必曰：「此顏平

原也。」「此米元章也。」公既喜，遂書不倦。……又一日，雷得郭恕先篆數幅，甚珍之，以示趙公。公亦喜，雷因求跋尾，公跋云：「恕先篆不減唐人，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士發揚。」……又一日，公在禮部，白樞判文舉諸人邀公飲丹陽觀。公將往，先謂諸人曰：「吾今往，但不寫字耳。如求字者，是吾兒。」文舉曰：「先生年德俱高，某等真兒行也。」公笑，又爲書之。⁶

雷淵以及元好問與趙秉文的交遊，應當分別是在約貞祐元年（雷淵登進士）與興定二年（元好問訪趙揚名金都）。趙秉文好書，又身爲宿儒重臣，求書者衆，金代科舉爲禮部主責，雖盡力推拒，但是面對雷淵這種後輩卻仍然保持著無法抗拒的教育原則，大約是極其投緣，一面不願太多破求書者例，一面又愛其赤子之心，身爲長輩，「憚」之實則愛之。在遊藝鑑賞的活動中，也表現出自在隨興的一面，乃使得飲宴求字者能說出「某等真兒行也」的笑語。

金代的省試（即會試）由禮部主持，這使得趙秉文在興定元年至二年間（1217-1218）、興定貞祐年間乃至於大定五年（1228）之後常年在禮部任上，對金代的科舉士人文風與活動造成直接影響。如並稱「楊趙」的楊雲翼（1170-1228）等同儕，及前引文中的雷淵（雷希顏）、白華（白文舉）、元好問等金末名臣組成了緊密的交遊圈。

楊雲翼曾任尙書令，爲《濫水集》作引時稱趙爲「儒之正理之主」，乃趙秉文極爲推崇的好友，兩人曾共集自古治術，號《君臣政要》進上。元好問來到南都洛陽拜訪趙秉文時，趙秉文更盛讚其詩詞，使其名揚洛京，興定五年元好問及第，因趙秉文被貶一事，不就，三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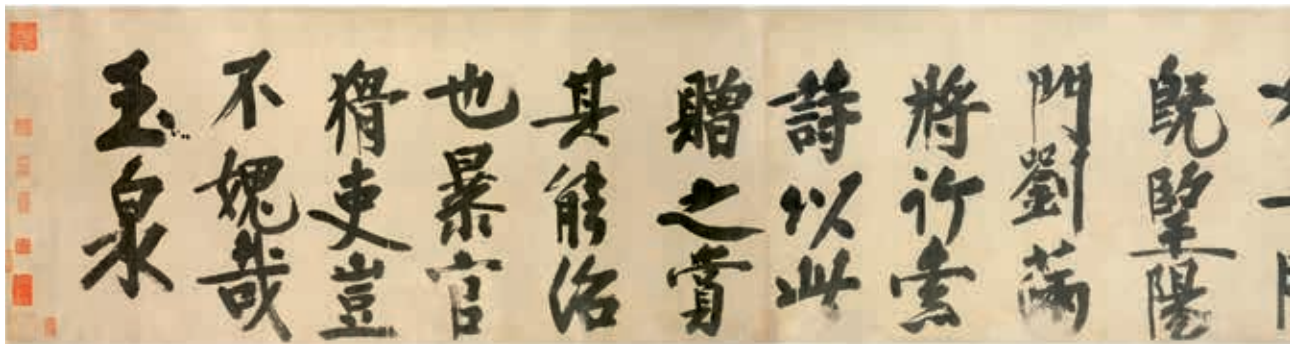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元 耶律楚材 行書贈別劉滿詩 卷 取自大阪市立美術館編，《海を渡った中国の書——エリオット・コレクションと宋元の名蹟》，頁186-191。



圖5 金 元好問 跋米芾虹縣詩卷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大阪市立美術館編，《海を渡った中国の書——エリオット・コレクションと宋元の名蹟》，大阪：讀賣新聞社，2003，頁153。

後趙與楊雲翼同為勸說元好問應選宏辭科，中選後召任國史院編修。元好問在科舉時趙秉文為其主考官，而成了官場師生關係，故在本卷已佚跋尾〈題閑閑公赤壁賦〉後自稱「門生」。（圖5）

雷淵，好不平事，善結交。由金史的記載

觀之，其人頗為耿直豪爽，作為趙秉文書的忘年交，得趙書極多，惜中年猝死。時元金交戰激烈，其收藏或因此散佚，極為可惜。

在金亡之時，元好問與本卷的另一跋尾者商挺離京北游，元好問曾致書元代著名謀士書家耶律楚材（1190-1244）（圖6），請他保全金代政權崩滅後的五十四名文士。元好問在「自中州斷喪，文氣奄奄幾絕」的情態下，以野士自居，再不入仕。而商挺則與十三世紀的重要藝文鑑賞人物王惲（1227-1304）等人形成另一藝文交遊圈。由王惲《秋澗大全集》中可見他們保存交流了北方的大量書畫文物，對元初以後的書畫發展有極大貢獻。

小結

趙秉文生於兵災之地，以文人風骨濟民周旋於朝堂之上，作為文壇領袖，提攜金代晚期士人，他「自幼至老，未嘗一日廢書」，金史稱其「字畫則草書尤遒勁」。本卷跋尾是他存世最晚的作品，完全擺脫了王庭筠的米風框架，以壯實的線條、隨興的運筆展露出粗豪的風格，成熟地表現他胸中飛動之妙。由於元代徵召金朝仕人管理北方地域，趙秉文及其門生更是直



接或間接地對金末元初的文人團體成員造成影響。

金末官場的人物裡，與元初北方的文人交遊圈有著密切的關係，而承引十二世紀金章宗朝乃至十三世紀初的北方書藝風騷者，非趙秉文莫屬。商挺跋此卷道：「東坡之後而有閒閒，閒閒之後而有遺山」。對趙秉文之推崇由此可見。

此卷書於正大五年（1228），這一年趙秉文政壇摯友楊雲翼逝世，西夏也在正大四年（1227）被元所滅，中原地區已被蒙元再度兼併而進入了另一個三國並立時期，金朝不得不一面維持南宋疆界，一面直面蒙元的猛騎。趙秉文在文仕齊集之所的翰林院，於赤壁圖後作如此跋，以「回首赤壁磯邊，騎鯨人去」，懷古豪傑，也以「京塵千丈，可能容此人傑」，感嘆摯友之不再。此卷懷古、憂國、懷友。無論書文，皆為趙秉文晚年之佳作。

作者為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

註釋

1. 石守謙，〈趙孟頫乙未自燕回——元初文人山水畫與金代士人文化〉，《美術史研究集刊》，39期（2015冬），頁197-200。
2. 考趙秉文任兵部郎中以及其外放寧邊州與平定州之時間，《金史·趙秉文列傳》所載較為混亂，此依元好問，《閑閑公墓銘》，《遺山先生文集》，（北京：國家圖書館出版社，2015），冊6，卷17，頁40-55。
3. 盧慧紋，〈金末元初北方士大夫的書畫鑒藏活動〉，（浙江：浙江大學中國收藏與鑒定史國際研討會，2016年11月11日），未刊稿。
4. 黃璋中先生以趙秉文承接並強調了書如其人說，而曹寶麟先生則以趙秉文為書與人品不必相稱論之濫觴。見黃璋中，〈趙秉文及其追和坡仙赤壁詞韻墨蹟〉，《故宮月刊》，74期（1989.5），頁94；曹寶麟，《中國書法史·5·宋遼金卷》（江蘇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402。
5. （宋）蘇軾〈書唐氏六家書後〉，見唐順之，《文編》，收入王雲五選，《四庫全書珍本八集》，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局，1978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淵閣本影印），冊10，卷40，頁4。
6. （元）劉祈，《歸潛志》，收入《中華文史叢書》，（臺北：京華出版，1969，據武英殿刻本影印），輯9冊69，卷9，頁235-238。